

13 出獄

當莫德聽見走道上的腳步聲時，雙手不由自主地抓緊牢房的鐵柵。自從數年前他被送進死囚牢以來，這種情形已經經歷過五次。這段時間裏，他培養的一種憎恨情緒，已達到痛苦的敏銳點。

這種憎恨竟發洩給現在正走近牢房的人。此人叫奧里夫，是監獄的典獄長，這時正由兩位警衛陪伴著。來人面部凝重，但表情裏有一種令莫德全身發冷的東西。

他那表情充滿如同殯儀館管理員想在喪家面前顯出哀傷的虛假。

莫德準備接受最壞的消息。他由於自學的技巧，一再提出上訴，因而名噪一時，成為傳奇人物，但是現在他的運氣差不多完了。典獄長站在牢房門邊，開口說話之前，莫德覺得時間像是好幾分鐘。

「法庭已經駁回你最後的上訴，莫德，我剛剛和州長通過電話，他已經拒絕考慮最後的暫緩處決。時間恐怕已安排在明天上午。」

「恐怕，恐怕！」莫德嗤之以鼻，「自從進這裏以來，我第一次看見你快樂。每次你宣布延緩執行，我就看出你難過。唔，我不準備卑躬屈膝哀求，或捶胸頓足嚎哭，或給你任何滿足感，我要別出心裁，獨創一格，離開此地。」

典獄長轉身離開牢房。兩位警衛傑弗里和韋恩卻留下來。他們都很喜歡莫德，但愛莫能助，只有沉默不語。他們想，在行大刑之前，沉默是最佳之策。

「莫德，我為你難過。」傑弗里鼓起勇氣說。

莫德不動聲色，保持冷靜，只有抓緊柵欄的手顯出他內心的激動。

現在是下午四點零五分。監獄執行死刑的時間是上午六點整。莫德的生命時限只剩下十四小時不到了。他曾依靠法律的漏洞延緩執行，想憑藉大眾輿論的力量判決說他已受夠折磨，免他死刑，但是國際上和本國內對這問題的反應，只是將他為爭取生命與法律爭鬥的消息刊出來。一年前，他是一位訴訟名人，如今，是位敗訴者。

莫德坐下來，兩眼凝視前方。他聽見的唯一聲音是翻閱報紙聲——兩位警衛均在讀報，都很不自在。莫德閉上眼睛，開始想到獄方為他提供的東西。藥丸會扔進桶裏，氰化物的毒氣就會無情地溢出來，使他死亡。

在大限來臨之前，他一生的經歷是否如猜想的那樣——浮現出來？

唔，假如會的話，那麼，那部心理上的影片將是不快樂的。他曾經欺騙自己，且又懷疑，為什麼要他花費如此漫長的時間和辛苦來爭取，為的是保留這一條一直是傷心可憐的命？

他從小就羸弱不堪，總是生病。他時常休學耽誤功課，因為經常臥床，不是肺炎，就是嚴重的過敏症，要不，就是胃部不適。醫生說，那是由於緊張所致，

但他父親卻診斷為純粹而簡單的逃學方法，莫德嚴肅地想到父親，一個冷酷、從無笑容的男人，以機械師為職業，他逼使妻子藉酒澆愁，還憎恨病弱的兒子。莫德曾經想以調皮搗蛋來博取父親的關注，所以轉而犯些輕罪，至少，這是感化院的精神病醫生告訴他的。他的回憶被警衛走近的腳步聲打斷了。

「莫德，你晚餐想吃什麼？你可以隨心所欲點菜。我知道那種規則很蠢，一個人吃不下的時候，卻要請人吃。」「今晚奧里夫來不來這兒？」

警衛神色迷惑地，「不，典獄長已經下班，他明早才會來。」

「我知道他明早會來，他來監督執行，僅僅是職責，不含有其他意思。他真正是想看藥丸子扔進去。」莫德停了一會兒，好像在品嚐一個想法的滋味。

「哦，我告訴奧里夫，我將以別出心裁的方式出獄，」他繼續說，「首先我要點一份大餐，而且要全部吃下去。你可以告訴奧里夫，最後一餐，正是我所想要的，而且要昂貴的！給我一份青蛙加豬肉燉的羹，烤龍蝦，法國炸魚，小蝦沙拉，蘋果餅和咖啡。是的，也來點好麵包，讓差勁的政府去付這份賬單吧！」

下午七點三十分，警衛把莫德的晚餐端到牢房來。警衛看到這些菜，感到反胃，不知莫德如何嚥下去！「辦伙食的管理員哇哇叫，不過還是弄下來了，抱歉不能為你多做些什麼！」莫德一語不發，看著警衛從小洞裏塞盤子進來。警衛回去看報的時候，莫德開始吃。

二十五分鐘後，當裏邊傳來巨大的氣喘聲時，兩位警衛跳了起來。他們衝到牢房前，等他們打開牢門時，莫德已經臥倒在地。他的面部腫脹，是青藍色，呼吸困難。

「韋恩，打電話給大夫和典獄長。」幾分鐘後，大夫揮走正在做人工呼吸的年輕警衛，檢查躺在地上的人。最後，他抬頭看典獄長，宣布說：「全停了。沒有脈搏，沒有心跳，沒有呼吸，瞳孔擴大，你的囚犯已死了。」

「該死！大夫，這怎麼可能？幾分鐘前他還活生生的，這一來麻煩可大了。猜猜，他是不是心臟病？」

大夫看看討厭的典獄長。「沒有驗屍，我不可能肯定死亡的原因。不過，我希望了解事情的發展經過。我只知道韋恩打電話，對我說：『快點來，莫德出了緊急情況！』」大夫死死盯著餐盤，龍蝦的爪子像兩對難看的鉗子，他似乎被那對爪子叉住了。典獄長心神不定，辦公室門上響起輕敲聲，他驚跳起來。

「進來！」典獄長狂叫一聲，懶得掩飾聲音裏的慌亂。

太陽高升，時間已經是上午十一點，卻也不能使他好過些。莫德昨夜的突然死亡，已經攪亂了監獄的常規。門打開了，進來的是大夫。「哈，大夫，驗屍啦，怎麼樣？心臟病？」

「不，他不是因心臟病而死。驗屍證實了我昨晚的懷疑。像這種病例，極其罕見，單是驗屍也找不到答案。它只能說出他不是死於什麼，重要的是他的病歷。」

典獄長火冒三丈：「這麼說，你不知道莫德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你沒有專心聽我說，典獄長，」大夫很有耐心，「我知道什麼使他致命，用醫學術語講，是『血管神經性水腫繼發的貝類反應』，換句話說，他死於嚴重

的過敏反應，其毀壞性你說有多嚴重就有多嚴重，」大夫繼續說，「你知道，典獄長，昨晚當我和傑弗里談話時，他只知道結果，但當我看見龍蝦的爪子時，我開始懷疑所發生的事。你走後，我到診所檔案室翻閱莫德的病歷。然後，今天上午的驗屍結果，顯露一些事實，像是心臟擴大，喉頭腫大等。」典獄長神情迷惘：「大夫，你自己都弄不清楚。」

「讓我這樣來解釋，典獄長，莫德想戲弄你們，拆散你的這一小組人。他知道自己對貝類的海鮮過敏，也知道普通魚沒問題，只有貝類，尤其是龍蝦，能致他死命，他也可能知道，緊張能增加過敏反應的嚴重性。他的心理狀態，混合最後那頓飯，保證會有毀掉性命的結果。」

大夫頓了一下，兩眼逼視典獄長，說話時聲音含有諷刺。

「典獄長，不必覺得太難過。你把事情這樣想，就當作州方供給他龍蝦，而不是死刑室用的氰化物，就是了。」

------(完)